

軍校同學四烈士

阮 西 震

王作霖與國成仁

軍校畢業方始相識

民國十八年五月中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同學在南京舉行畢業典禮，那一天我才認識了王作霖。他的紫色發光臉膛和兩條臥蠶似的眉毛，既表露着誠摯親切的內心，又塑造了威武的外形，加上濃厚的陝西口音及高大壯健的軀幹，確實具備了現代軍人的風範。

過了幾天，我接到校本部通知，攜帶行李前往下關碼頭向威勝兵艦上的陸海空總司令漢口行營代主任何敬公（何應欽將軍字敬之）報到。當天六期畢業同學報到的先後有第一大隊傅揚誠、朱蔚（致一），第二大隊唐縱（迺建）、楊薰，第三大隊鄭宗軻與我，砲兵大隊王作霖與艾政共八人。該兵艦當晚即啓碇西上，直駛湖北，兩天後到達漢口，登岸住進華商總會的武漢行營大禮堂後面廳房，夜間打開地舖安歇，白晝則各自照指定的參謀副官經理及侍從等處室實習。

午夜兩餐後與熄燈前，我們這羣小夥子聚在

廳房裏，邊擺龍門陣，邊吃些零食水菓，好不快活自在。輪到王作霖講話的時候，他老是拈出一包花生米分給大家塞嘴，然後說些關中笑話——如有些地方的風俗，人生一世只能洗三次大澡，出胎時一次，結婚時一次，下棺前一次。聽得大家一陣嘻笑難忍，才另換題目。

時光過得真快，一過了中秋，我們八人都被分發不同的地方工作，驪歌唱罷各奔前程，我隨參謀處第一科科長新任鞏縣兵工廠長呂貴先生去担任步槍廠中尉廠員職務，王作霖則分發願祝同將軍的部隊工作，從此我倆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旅舍驚聞剿匪殉國

到了廿三年秋天，奉委員長南昌行營命令，着我從贛南回南昌接受政訓，途經吉安，在旅館裏遇見一位李姓陝西商人，他告訴我有一個小同鄉姓楊的，曾在王作霖部下充當班長，對他講過王作霖剿匪立功及壯烈陣亡的事略，曉得我是軍校學生，在這間小旅館只有兩三旅客，門外風吹落葉室內孤燈對榻好不寂寞淒清的夜晚，他便把

楊班長所說的轉述給我聽，所遺憾的我當時未曾問得王作霖率領部隊的番號。下面便是楊班長所說的話：

王作霖團長是最不愛擺架子，也是最受部下敬佩的一位長官。平時飲食都吃的大鍋菜，睡眠時只多了一張帆布行軍床，其餘服裝和我們士兵並沒兩樣。可是一上操場，他督練得非常認真，特別是對野外演習及戰鬥教練，如連排長們有少少的差錯，他毫不客氣當衆責備，有時還處罰立正，我們暗地給他一個「兩面人」的綽號，表明出大家既愛他又怕他。

自從他升了營長開始，部隊前進時，他總是帶頭，騎馬在最前面，有人問他這是為什麼？他用手指向前劃了一個半圓圈說：「前面的敵情千變萬化，地形及建築物也不似地圖上那樣固定不改，我若在後面等前哨報告再加判斷，那必處處陷於被動地位，是作戰指揮上最要不得的事情。不如自己辛苦一點，制敵機先，由我主動為好。」

師長在一次集全師講話時候，也提到王團長是一個智勇兼全的好幹部，希望大家多向他學

習學習才對。我是王團長同鄉更覺得臉上沾了不少的光采呢！

打垮董必武部匪軍

原來本團張團長在廬山受訓不幸病故，中校馬團附早年邁退役，軍部就令中校王營長代理團長，師長還親自到團下佈達式的。王團長接事後不一星期，便奉命出發，由臨川經宜黃、崇仁、樂安向匪區興國攻擊前進，我團的左翼是友軍一個團，與我團切取連繫並肩作戰。

記得有一天晚餐之後，王團長集全團講話，說本團已漸接近匪區，對狡猾的共匪，應採取迂迴突擊戰術，才能建功，希望大家奮勇冒險達成任務。果然天未拂曉他就帶着我們爬越幾個山頭襲擊四五處共匪守軍，一口氣傷斃三百多名敵人，收得豐碩的戰果。那友軍也因我團節節猛進而不敢向左翼退守，倒便宜了他們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地平頭推進，論功反居我團之上，我們大家心裏委實不服氣，未免怨言紛起，但王團長是一位顧大局具遠見的人，絲毫沒有把這些事放在心頭，只是一笑置之。

據我們俘擄來的匪軍招認，他們都是正規紅軍董必武的第五軍，曾受過嚴格的長期訓練，能打能守的勁旅，不料給王團長像秋風掃落葉般的陣陣擊潰，毫無抵抗的能力，真是十分意外。這時候的王團長可稱作紅軍剋星，每次出戰總有斬獲，因此捷報頻傳，本師也得常勝軍的榮譽，雖然我團也有不少官兵傷亡，但比較匪軍不到十分之一，大家還是個個眉飛色舞地繼續奮鬥。

老天爺真有點顛預從事，給與人們的福禍了無標準，那洪水猛獸殺人放火的共匪，每次接近敗亡的邊緣，却都給牠們有復活再甦的機會，假使當董必武匪軍連連挫敗的時候，中央大軍立刻合圍追擊，我想雖不直搗赤都瑞金老巢，進佔雲都是不成問題的。但因中央實施既定的堡壘籬迫計劃，遂令我軍暫停前進，就在江西與國北境整補訓練以待復命。

一馬當先突遭中冷槍

約摸過了兩個月，本師又奉命進擊，王團長更顯得精神百倍，他手執地圖肩掛雙筒望遠鏡一連登上幾處高地偵察，才令我們行動。這時天氣非常炎熱，白晝要我們散在樹林裏坐臥休息，日落後吃飽行軍，我們到了與國東南一處夾谷中隘路之前，王團長為預防共匪嶺頭設伏阻止本團行動，當即派遣兩班的手提機槍弟兄繞越夾谷後山搜索嶺頭兩側，如有發現立即襲擊，以便本團順利通過隘路。

這時天已黎明，王團長默計兩班弟兄應該抵達嶺頭，略無動靜，認為共匪並未在該處設伏，他即把握時機催馬飛奔穿過這條長僅十餘丈的隘路，那知他剛奔進隘道的一瞥，嶺頭響起一片槍聲，他的人馬和嶺頭滾下的匪軍同時倒在隘路前口，我們大隊趕緊通過隘路把被壓在下面的王團長拾過一邊，可憐我們敬愛的王團長後腦嵌進兩顆子彈，他已壯烈成仁了！

雖然本師此役斬獲千餘共匪官兵獲得全勝，但是怎能彌補我們巨大損失於萬一呢！戰事結束

，師長令工兵連在山大路旁掘地築一座大塚將王團長屍體掩埋，又立一碑上書「王作霖團長之墓」並率領全師官兵祭奠一番以慰英靈。李姓商人話未講完，我們兩人都已淚眼模糊無言起立，各自歸寢，次日一早鷄鳴看天又分道揚鞭各奔前程去了。

魏有猛銅鼓陣亡

民國十五年八月我離了溫州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被錄取編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入伍生第二團第二營第八連，駐廣州市北郊的沙河。第八連糜連長藕池，貴州人，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高高瘦瘦的身材，留着兩片仁丹鬍子，目光炯炯，好不威風，嗓門又來得宏大，口令一發如雷擊耳。

我列在第七班，班長就是魏有猛，他的名字聽起來有點像兇神惡煞，人却是矮矮胖胖紅光滿面和氣一團的小夥子，他原是唐生智所辦學兵營裏的學兵，因那時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已深入鄂境，學兵們紛紛南來投考軍校，他對於入伍基本教育早已學過，選派他做班長，自然是駕輕就熟的事情了。

白雲山麓情同手足

魏有猛湖南安鄉人，農家子弟，而懷有革命救國大志的青年才俊。在八連內，他與我幾乎像同胞兄弟般的親切，講堂坐位是並肩，吃飯是同桌，睡的又是上下牀，可說沒有片刻分離過。

沙河鎮在白雲山麓，其地以狗肉黃米粉出名

，那時一碗沙河粉的價錢只要廣東毫洋三分六，我們這一大羣剛入伍能餐餉餒廿歲左右的大孩子，每當下午收操的時候，胃囊裏早已空空如也，就像飛蝗一陣飛步奔出營門，在粉攤搶得一碗米粉，風捲殘雲地幾筋子便見碗底，魏有猛是跑得最先吃得最快的一員，連內送給他一個名實相符的綽號「魏衝鋒」確是毫無愧色呢。

糜連長通常在早晚兩次點名時，將全連排成八字形講話，早短而晚長，晚間大約要五十分鐘上下，他既講政治和主義，又講操課得失，說得有條不紊，頭頭是道，因他聲音宏亮，手勢又配合得恰當，停頓時左手撫摸一下鬍鬚子，教大家稍息半分鐘再講。他在連內最看得起兩個學生，一個是湖北籍的甄偉班長；另一個就是魏有猛，讚許他們是標準入伍生，他這話由我們聽來實在沒有過份，可是對幾個如尚方劉懋正等河南中州大學出身的共黨CY就不同了。

這幾個CY份子加入本黨後，就大顯身手，都被推選為連黨部團黨部的執行委員，他們趾高氣揚目空一切，把甄、魏兩位班長視作不懂革命的小兵，算什麼標準人物？因我也是連執委之一，親自聽到他們這樣批判甄、魏，不過沒有轉告他倆，恐怕使他倆洩氣或結怨罷了。

我們經過了四個多月大操場上空火爐般太陽烤晒之後，臉上剝落了一層表皮，大家都變成了當陽橋頭的張翼德一樣色采。再不似以前的豐神翩翩的公子哥兒了。

那時北伐大軍全部出發，後方非常空虛，東江一帶尚有共黨彭湃的殘餘份子與當地的土匪相

勾結，不時出現擾害百姓，形成治安方面一大障礙，為預防共匪死灰復燃，同時接替第五期同學升入黃埔本校起見，將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開往虎門一帶駐防，第二團則分防三處：第一營駐深圳，第三營駐石壩，我們第二營則駐東莞。在東莞防地，我們白晝照常上課堂下操場。夜間則派出城外放步哨担任警戒。

營長楊文璉講話時曾警告我們說，五期入伍生發生過匪徒深夜搶奪步哨槍枝事件，要大家特別注意。我還記得第一天夜裏，第七班輪着下半夜零時至二時步哨勤務，我與王子宏担任雙哨警戒，王子宏比我少兩歲，河南人，膽小似鼠的小傢伙。當魏班長帶領我們到指定地點，那是一塊甘蔗田裏小茅寮前空地，他說明我們警戒方向及左右鄰哨界線之後別去，王子宏立刻渾身發抖，右手的俄製步槍似乎也擎不住，講話也不能連接成句，只呆呆地面對前方站着，我却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驕地發現前面不遠處有細微的火光，小傢伙登時忘記了本身職務，慌忙躲在茅寮後面，我即喊一聲「口令」，對方立刻回應說：「唔嚟是行街回家也」，我乃叫出王之宏同行上前察看，果然是一對中年夫婦提着燈籠由那條蔗田小徑走去，却把膽小的小傢伙嚇得一大跳。等到魏班長收哨時候，王子宏反裝出一種英雄氣概，挺胸大步一路有說有笑地回到連部，和躲避茅寮後時的王子宏完全如兩個人，直令人發笑！不過他也很聰明，在到達連門口時候。轉身向我敬了一個舉手禮，我也立刻明白他的意思，是求我勿拆穿西洋眼鏡啊。

第五連裏軼聞趣事

當時我是連黨部一名執委，每逢開會討論專題，我總是站在糜連長（常務執委）的一邊與中州大學幾個跨黨CY持相反的意思，常常弄得彼此紅頭面赤爭辯不已。恰好那時正當汪精衛在武漢排斥西山會議派最熱鬧的一刻，在廣州中山大學雜誌上刊出一篇戴季陶先生的文章，敘述幾個當代研究中國史學有造就的人，內中也有我的同鄉同學董璞垞。戴先生並且將董在瑞安黃氏蔘蔘閣與我共席讀書一段原文照錄，CY頭兒尚方看過這篇文章後，打算在下星期團黨部黨員大會上痛斥我一番以示報復，事給小傢伙王子宏探悉，他連忙跑來告訴我預作準備，我也看透了他們的詭計，知道自己在八連再難立足，遂即和糜連長商酌，同去李亞芬團長辦公室陳述並請求調連，李團長毫不猶豫地下一条子把我調至第五連。於是我與魏有猛半年的相處告一段落，不過星期日總得一整天的聚首暢談或上茶樓吃小點心，較之八連同處的快乐程度未有稍減，足見我倆友誼的深摯了。

第五連連長舒榮也是黃埔三期畢業的，他被譽為本團模範連長，他是雲南人，黑紫臉孔，中等身材，講起話來柔和動聽，這一點那一點，聽得大家只有點頭的份兒，不像八連糜翹鬚子那樣粗聲大氣振人心弦。他兩人可說是銅琵琶板與細管輕弦各有千秋難分軒輊的了。

第五連還有一種特色，山東入伍生和湖南入伍生各約居半數，最難解決的就是吃食問題，山

東人當採買，買來都是蘿蔔大蔥牛肉、韭菜，主食饅頭大餅，而湖南人當採買，則是辣椒第一草魚第二主食白米飯，我們幾個江浙閩粵的入伍生夾在兩大派中間，對雙方的伙食都沒有口味，弄得含淚上飯廳，清湯拌飯嘆苦經，還有一位蘇州同學，每天都帶一包白糖蘸饅頭吃得津津有味呢，舒連長及各排長對兩大派伙食也都繃起眉頭靜靜地各取所需而已。有一次兩派因伙食問題起鬨的時候，舒連長帶笑起立講話說，大家請靜靜一點，這一問題並不是今天在本連首次發生，各期各連隊都發生過，而這一嚴重病症也是黃埔遺傳的病症，從來沒有找到對症的良藥作有效的治療，除非每人自選主副食分鍋燒煮，你們試想在軍中能許可嗎？他這幾句簡短幽默性的話一說完。飯廳登時萬籟無聲，誰也不敢多說一句話了。

校中生變逃去杭州

我們這一期整整渡過了一年半的入伍生活，直到民國十六年十月才讓我們走進黃埔軍校的大門充當正式學生，我與魏有猛約好報到時間，同編入第一大隊第二中隊，我們重又恢復昔日同處的情況，真獲得加倍的快樂！因為四月間本校清黨，那入伍生第八連幾個CY，都被逮捕關進南石頭監獄裏去了。那時代校長李濟派李揚敬為教育長代替了方鼎英，沒到幾星期，張發奎開回廣州，並佔領黃埔軍校，於是大部份同學逃離本校，由黃埔特別黨部暗中資助，陸續搭船北上，我與魏有猛又同行到上海轉杭州學生總隊報到。這時政局非常紊亂，中央成立特別委員會為領導黨政中心，我們一批批陸續來杭州的同學，

一切起居飲食非常簡陋，散住在杭州蒲場巷及青年會等處，簡直和難民沒有區別。我却是最近運的一個，遇見了溫州第十師範老同事校長王超凡先生，他正任職浙江省黨部商人部長，他派我担任幹事，同時將魏有猛介紹給工人部周部長派在浙省總工會工作，我又代表商人部視察寧波、紹興一帶商務。三個月後我倆才歸隊，魏有猛編入第一大隊第一中隊，我編入第二大隊第五中隊，我倆又合而復分，未免耿耿於懷！

恰好第二次北伐開始，我又被選入宣傳隊隨軍北上，由南京渡江沿津浦鐵路推進。我派在國軍第一師徐庭瑤團下連工作，和士兵一般地揹槍帶彈跟隨連長同行，一到魯南戰場，就參加韓溝臨城等地戰役，砲光彈聲震耳眩目，抬傷埋骨慘不忍言，在耿子山戰地又被轉派壓營長藕池部下，（入伍時第八連連長）因清除壕溝我被敵殘留兵刺傷右掌經包紮後，帶傷隨營繞道界首，避免與日本濟南駐軍衝突，直到滄州，才將宣傳隊解散，全部五百餘人遣送回校編入第六期後三大隊第九第十兩中隊，我乃成爲軍校第九隊正式學生，住於砲標。

阮姓四人各有千秋

魏有猛知道我回校，當天下午就來看我暢敘別後情懷，還埋怨我久不通訊，使他睡夢不安，此後一逢星期假日他總是偕同余拯邀我與同隊陳奠南共往南京各名勝遊覽一天，歡歡樂樂地回校。我們這時更結納了雲南陳勢濤、湘西董奮濤、浙江蘭溪胡子萍、台州崔傑爲八友，互以革命奮

鬥精誠團結相策勵，所謂志同道合合小團體了。

這時還有一節小插曲值得一提，水滸傳裏梁山泊有阮氏三雄，第六期校部却有四個姓阮的同學，這四人又來自不同的地方我家住浙東；阮振南越南人是西方；阮向南鄂省人，阮兆輝廣東人，他倆是一南一北，四阮各有所長，阮向南能唱秦瓊賣馬、令公碰碑，大有他老鄉親譚鑫培的韻味，阮兆輝既能唱粵劇，他是天津南開大學出身，又能演唱二淨臉紅面關公的戲。都曾登臺表演過，阮振南更是當時京滬最著名的大魔術家，凡南京上海的學校開遊藝晚會，總要請他去耍幾套，過過拍掌癮，我是耍筆管無用書生，發表北伐隨軍日記，刊登本校黨軍日報社，弄幾文稿費，請三阮及七友吃麵點。這一段不算短的期間，我們大家好不快樂逍遙啊！

剛升排長劉匪陣亡

自從十八年五月我與魏有猛軍校畢業後，他先我幾天分發赴二一八師見習，我則在武漢行營見習，他不知道我的行踪，每月總有一信附我的瑞安家書內寄來。知道他正在贛西一帶剿匪，便回信寄由委員長南昌行營政訓處余拯轉交，彼此信函中，懷舊誼，述近狀，每有紙短情長的感覺。至十九年二月，我在長沙接到他最後一封信說，已升排長，正訓練所部個個由鐵成鋼，待命剿滅共匪等語，不料沒過兩天。余拯忽然發來一電，魏有猛在銅鼓之役陣亡，接讀後我幾乎暈了過去！

當夜寫了一首晚詩遙弔英靈：

「練軍成鋼鐵，一戰竟亡身，英魂如不泯

；應來見故人！」

譚革心捐軀長沙

中央陸軍官校第三大隊第九隊的譚革心，湖南長沙人，原名譚天，與我一同從北伐宣傳隊回校的。他生得又矮又小，是全隊排尾最後的一名。既油滑又可愛，講話一開口就是罵人的三字經。他與同隊又同鄉兩頰長滿青鬍子的鍾太訓（綽號太鬍子），兩人像冤家聚頭，一見面即爭吵糾纏不休。太鬍子呼譚革心「滿仔子」；其意是他親生的最小兒子。每當夜晚點名回寢室時。這兩人必定有一番舌戰，他們同鄉都在一旁湊熱鬧，直到值星官趕來鎮壓才罷。

譚革心這小鬼有偏好，他是籃球不離手，雖然下課短短十分鐘，他也要跑到籃球場運球射籃一番，他一面拍球一面吃零食，口手並用，略無休止。晚上熄燈後，他同太鬍子都不上牀，却偷偷地摸出寢室，跑進澡堂去睡覺，他那些同鄉這時常常把他筆記簿弄去了一本，到次晨他回來邊找邊罵，結果只有向我借抄一通補上，免被處罰。所以他對我特別尊敬，曾請我到福利社去吃過東西。譚革心也有長處，他一上操場，全神貫注，動作非常敏捷而熟練，他的同鄉大哥們沒一個比得上，畢業時總成績也很不錯。

大年初三長沙遇舊

民國十九年二月，我由鞏縣兵工廠重返總司令漢口行營，奉何敬公命隨車赴長沙，午後車停

小吳門車站時，行營錢參謀處長宗澤，當面將我介紹給四路總指揮部參謀長郭持平在四總服務。郭很客氣，立刻派一位副官提起我的行李去旅社等待委令，那副官出了火車站，就僱了兩部人力車引導我去天燈巷招賢賓館。車才拐彎，迎頭來了一輛人力車，車上人高聲呼喊我的姓名，抬頭一望，他不是譚革心還有誰，停車後他問明我的去處，說回頭來請我吃晚餐，我才想起這天是舊曆大年初三，自應去他家賀年。那副官把我安頓妥當後辭去，我拏錢交小老闆備一份賀年禮物後，即解衣上床少睡，下午五時許醒來。張目一看，譚革心正坐在牀邊方椅等待着，當即起立整裝，登車同往他家。

他的家在長沙北門湖春街上，一幢三間店面兩進的古老房子，店裏大概是經營酒米及各種南北貨物。後進便是小天井，我步上大廳時，見一位半百慈祥的婦人站着，譚革心對我說，這位就是他的寡母，我連忙向她鞠躬拜年，她很高興地微笑走進後面廚房去了。廳中大圓桌左右已擺好兩個坐位，桌上放着無數盤碟，裝滿臘雞鴨魚肉肫肝肚腸之類冷盤和長長的紅木筋子及杯匙等膳具，我倆都不善飲酒，他的老母又不斷捧出各種熱菜，特別是那條洞庭湖花斑桂魚（鱖魚）黃溜溜地有使人未吃先淌口水的感覺。圓桌雖大，到此刻已不留分寸餘地了。

帽上彈痕抗匪喪身

我倆邊吃邊談半年來所遭遇的一切，譚革心又藉地站起，跑進內室取出一件棉軍服和一頂軍

帽出來。這時廳中電燈已放光明，他指着軍帽上兩條焦黃彈痕及棉軍服肩頭一條深長彈痕說，是他參加第九軍蘭封攻城一役中，爬雲梯搶登時，給敵人擊中的紀念物。倖倖是死神對他無緣，能在鬼門關前逃回，否則只要彈頭偏向一粒米之微，今天就不能與我相見了！我看過紀念物後，不禁起立向譚革心這位小鬥士拱手致賀。

經過了十五個年頭，抗戰勝利，我由軍事委員會少將高參被第二補給區司令劉膺古將軍調在長沙衡陽接收組工作，當我抵達長沙後，想起了譚革心，即刻驅車湖春街他的住宅，可憐這條街已遭大火燒得面目全非，看到的不是敗井殘垣，便是新蓋的房屋，譚家則片瓦無存，問起鄰居說他家早已遷往鄉間居住，大火時損失慘重，惟人口都平安無恙，我才放開一塊胸頭結石，又因任務關係，沒法再去鄉間拜訪了。

入台以後，人事紛擾，對於老朋友很少接觸，第九隊在台同學僅有十餘人，又分散各地難得聚晤的機會，直到民國四十六年秋天，同隊胡湘圭兄到警務處見訪，談及譚革心，才知道這位小鬥士在家鄉湖南長沙辦自衛隊抵抗共匪捐軀殉職，死的非常壯烈。

凌九霄反共殉國

凌九霄原名凌敬業浙江省瑞安縣馬嶼鄉人，他與邱清泉都是溫州省立第十師範的同學，邱先入黃埔二期凌則後入黃埔第六期畢業。

凌九霄的姓名聽起來很嚇人，大家都會猜想

他一定有七尺以上體幹，如裝甲車部隊掌旗張英武一樣的大塊頭，實際上他却只有五尺左右瘦小的身材，配合一具顯高顯尖的臉盆及尖銳的笑嘻嘻口音，所謂徒具虛名而已。

我入伍初期，常與九霄見面，一次送我赴東山醫院就醫。又介紹我認識同鄉黃震陸外科醫師及內科何培修醫師，使我住院得到許多便利且不感絲毫寂寞。

但升學南京陸軍官校之後，他在第五隊住校本部，我在第九隊住砲標，除了假日偶然在街頭相遇匆匆地互道寒暄外，簡直沒有晤聚的機會，當然我們間的友誼也逐漸淡薄下去了。

同到浙江担任軍職

民國廿三年秋天，浙江省保安處長俞濟時將軍奉命調任侍衛長，而原侍衛長宣鐵吾將軍出任浙省保安處長，宣處長早年在杭州曾認識我這個人，經常有函札來往，此時他寄信到贛省，問我是否願意回浙工作？我乃向南昌行營政訓處辭職獲准，回到了杭州被任為保安處中校參謀，恰好為浙贛閩邊區剿匪指揮官趙觀濤將軍召集三省保安首長及邊區各行政督察專員至上饒開會，我隨宣處長到指揮部，無意中遇見五年闊別的凌九霄，他這時任該指揮部少校參謀，他很希望和我一起工作，再三託我向宣處長請求調他回浙，宣處長召見九霄認為他是可用之才，當即面請趙指揮官調用，於是九霄就來杭州任保安處第一科教育股少校股長，我倆間的友誼又逐漸恢復濃厚起來。

九霄為人很樸實謹慎，但有寡人之疾的缺點

，到杭州未滿三月，瞞着我討了一個諸暨籍的風塵女子作姨太太，等我發覺後，却是木已成舟不便勸阻了。我且有一段長時間，隨宣處長赴浙南剿匪，駐龍泉孫，接着又出任縉雲樂清兩縣縣長達四年之久，與九霄日益疏遠，即音書也很少來往了。

戰時金華地區人事

民國廿六年浙西淪陷，省政府遷至金華屬方巖，保安處遷至高村，我奉令調回保安處第一科上校科長，凌九霄則已由中校股長出任麗水區上校保安副司令，這時宣處長兼任第十預備師師長，金蘭警備司令，聘來一羣陸軍大學畢業生為新幕僚，我也調鶴湖三戰區將官團受訓後，出任金華區保安副司令，率工兵大隊防守金華山區。

宣鐵吾處長這時還兼任浙江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集全省軍事黨訓於一身，可說紅得發紫，他本來患有胃病，在這種工作壓力之下，怎能負擔得起。何況敵機對金華大肆轟炸，副處長蕭翼勉全家遭難，只剩下單身脫險！而宣處長及座車在野外也幾被炸中，於是王雲沛奉令升副處長蕭則外調溫台警備司令。

蕭司令廣東客家人，嫉惡如仇，威風八面，恰恰保安第八大隊長厲劍稜，歸屬他的直接指揮。厲是上海著名猶大商人哈同的乾兒子，平日作威作福，早看得蕭司令眼中發火，但是無法下手，也是厲劍稜孽由自作不可救解，竟碰上這位鐵面無私包大人。

事實是這樣的，當時全國大部份都市都被日

軍佔領，後方所需要的物資如棉紗布疋染料及各種機械器材，都靠上海方面偷運進來接濟，在溫台各埠口，日夜有船舶穿梭出入，厲劍稜這小子，真不愧猶太傳統，見財如蠅見血，竟大膽地向商人索取保護規費百分之五飽入私囊。事為蕭司令查覺，他親自將厲擊下，當着眾商人及民衆，命衛士槍斃了厲劍稜。殺雞儆猴，一時所有浙東海岸守軍，都兢兢業業。誰也再不敢把腦袋去換取錢包了。

打游擊被共幹捕殺

民國三十二年，宣處長內調財政部緝私署署長，我先被派為緝私團隊少將督練官，旋又調任緝署編練處長，凌九霄仍在浙省任永嘉區保安副司令，迄卅四年抗戰勝利，宣鐵吾將軍出任上海特別市副市長兼警察局長，派九霄為保安警察大隊長，我剛由軍委會少將高級參謀調任東北鐵路警察總局簡任三級主任秘書，赴瀋陽部署局務，經過上海時，九霄曾來看我，卅八年東北淪陷於共匪蹂躪之下，我轉任上海市自衛部隊副司令，又與九霄聚晤幾次，後來李宗仁與共匪和談，先總統下野，上海所有宣警備司令及其新舊部屬都一體辭職不幹，我以國防部少將部員隨新編第九軍徐子昂部抵達廈門，旋即入台，九霄則由上海回瑞安故鄉組織自衛隊，從此我倆失去連絡。直到民國四十六年我在台北遇見前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博士，談起凌九霄，才知道九霄在瑞安仙降山區打游擊，被共匪生擒，舉手槍自戕成仁，嗚呼烈哉！